

桃花醋

不知你有没有
看到我的两口子？



那边



小醋 著



前仇敌 成将军了，
前跟班 成王子了，
前竹马 成首富了，
前夫子 成状元了，

她不过是踢了场蹴鞠比赛，
怎么人生都颠覆了呢？

这一坛飘香百里的“桃花醋”，
最终将由谁喝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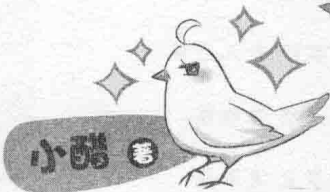


为什么都是前任？！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桃花醋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醋 / 小醋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2016.3
ISBN 978-7-5546-0601-8

I. ①桃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1093号

策 划: 石 颖 尉迟芸涵

责任编辑: 徐小良

见习编辑: 李爱华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书 名: 桃花醋

著 者: 小 醋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邮编: 215006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601-8

定 价: 25.00元



目录

第一卷 大安少年初峥嵘/001

第一章 与君初识/002

第二章 一鞠定缘/018

第三章 财运亨通/038

第四章 险象环生/054

第五章 生死之间/068

第六章 情意萌动/081



第二卷 旧时王谢堂前燕/089

第七章 呼之欲出/090

第八章 身世谜云/108



第九章 情之归处/127

第三卷 桃花醋里诉风流/147

第十章 醋意横生/148

第十一章 桃花满城/168

第十二章 风雨满楼/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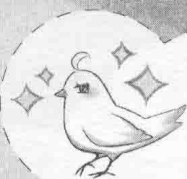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章 明枪暗箭/200

第十四章 绝境反击/218

第十五章 进退维谷/235

第十六章 良辰美景/260

番外 塞北牛羊约/276





第一卷 大安少年初峥嵘





第一章 与君初识



晨曦微露，第一声鸡鸣还未开始，洛镇的市集便渐渐从沉睡中苏醒。

洛镇位于京城大安的西边，背靠洛安山，数条大江在此汇聚，流向离大安不远的另一重镇阳州，由此入海。

此处山灵水秀，交通便利，水路、陆路、海路皆通，南来北往到京城来做买卖的商户都喜欢在此落脚，久而久之，洛镇也就成了一个市集。加之洛镇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，策马到大安城门只需小半个时辰，因此城中权贵富豪都爱在这里另置别庄，俨然成了一个小京城。

离市集不远的一条小巷里，一扇门嘎吱一声开了，走出一个少年。少年一身天青色短打，一片嫩叶叼在唇间，脸庞白皙秀气，嘴角自然而然微微上翘，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。

少年吊儿郎当地走了几步，一抹金色的初阳忽地跳跃在少年的脸上，原本惫懒低垂的眸子抬了起来，黑如点漆，清如山泉，那眸子一转，好比较龙点睛，灵动无比。

少年穿出巷子行了几步，冲着不远处一个早点摊叫着：“于婶，给我来个糯米饭团加一碗豆腐花。”

少年声音清脆，俨如金豆子掉落玉盘，叮咚作响。

摊主是对姓于的中年夫妇，于叔忙碌中抬起头来冲着她道：“小恣，小辛哥给你留了饭团，特意叮嘱我放了你最喜欢的芝麻。”

旁边的于婶正在替食客装豆腐花，看着她直摇头：“怎么又穿成这样了？好好的一个水灵灵的姑娘……”

“于婶，这样方便。”晏恣一边吃一边应了一声。

于婶抽空在晏恣对面坐下唠叨了起来：“我得和你娘说说，你都快十六了吧？怎么还成天在外面野？”

大梁朝纲初立尚不足二十载，承继前朝遗风，民风开放，女子求学、外出都算得上条件宽松，不过像晏恣这样肆意的倒是不多。

晏恣喝完最后一口豆腐花，吐了吐舌头：“我娘才不会管我呢。”

“那你家那个吴婶呢？我看她还挺稳重的样子，得张罗着为你说个好人家了。”于婶笑眯眯地看着她。

晏恣飞快地掏出两个铜板扔在桌上，单手一撑跳出凳子，冲着于婶挥了挥手：“我娘说了，命数自有天定，不用我操心。对了于婶，昨晚我夜观星象，有大事将至，这几日你小心点，切勿与人有口舌之争。”

于婶乐了：“你这小丫头片子，从哪里学来的这些神神道道的！”

“三生观啊，于婶，以后我可是要成为神算子的，到时候你们可都要排队求我帮你们算命！”晏恣咯咯笑着，眨眼便没了身影。

三生观坐落在洛安山的山腰，大梁道教盛行，好些富户都喜欢把子女送去道观修行以图个仙缘，过个几年再还俗各许婚嫁。前朝最盛行的时候，皇家都出了好几个有名的女道士。

教晏恣学算卦看命的正是三生观的挂单道长，姓冯，晏恣喜欢叫他老冯。冯道长见多识广，尤其精通星象算卦，靠着这门手艺游遍了五湖四海。

此时正值春暖花开的时节，一路走来，能看到好些踏青的游客，晏恣一边走，一边手也没闲着，顺手采了路边开得正欢的迎春花编起了手环。

路旁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婢女和家仆的簇拥下缓缓前行，见她这副模样忍不住好奇地打量了几眼。

晏恣冲着她龇牙一笑：“这位姑娘好生漂亮，这个送给你，人面娇花相……相什么来着？”

说着，黄绿相间的手环在空中打了个转，不偏不倚，朝着那姑娘怀里落去。

那姑娘扑哧一乐：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……可惜这花是黄的。”

“何必拘泥于这些？”晏恣被嘲笑，也不羞恼，反而狡辩道，“桃花和娇花，红花和黄花，不都是花吗？”

“呸，你这不学无术的登徒子，胆敢调戏我家小姐！”姑娘身旁的婢女叱道。

晏恣一边飞奔一边笑道：“哎哟，好凶，嘴长在我身上，夸夸你家小姐都不行吗？有本事来抓我啊！”

那清脆的笑声回荡在山林间，惊起了一群飞鸟。

许是天气好的缘故，三生观今天香客不少。晏恣和观里的一些小道士都混熟了，直接进了后观，却没瞧见冯道长，伺候他的小道士告诉她，今天观里有贵客，冯道长被观主叫去了。

观主端正严肃，晏恣不敢去放肆，只好交代了几句，说是自己在后山遛遛，到时候再过来。

从三生观的后门出去，便是洛安山的后山山腰，相比前山的柔美秀丽，后山因为人迹罕至，多了几分灵秀。

转过两个弯，前面豁然开朗，一片桃花林出现在晏恣面前。她前几日来的时候桃林还只是花苞点点，今日一看，已经是花蕊初现，一点点粉色晕染在枝头，就好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。

这是晏恣最喜欢的一处地方，春赏桃花，夏吃桃果，秋听山泉，冬看雪景，自在逍遥。

旁边山涧隐有潺潺水声，春日的暖阳照在身上，倍觉慵懒。晏恣摘了一朵桃花放在鼻间，一股浅香掠过，她忍不住用力吸了一口气——

旁边骤然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，她猝不及防，吸进去一大口，差点没呕出来。

“真是倒霉，这是有血光之灾还是否极泰来？掐指算算……”晏恣念叨着往旁边一看，只见草从里坠落两只黑鸟，身上各插着一支金箭，挣扎了两下便断了气。

她好奇地四下看了看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，想必是这两只鸟带着箭又飞了好一会儿，这才不支掉了下来。

金箭的长度有点奇怪，不足一寸，箭尖尖锐且有血槽，尾翼上刻着奇怪的图案。晏恣拔下来把玩了一阵，顺手别进了自己腰中。

晏恣盯着那鸟看了几眼，两眼放光，前几日刚学了一道叫花鸡，这不是明摆着让她尝尝吗？

“原来不是血光之灾，是天赐良鸟。鸟啊鸟，可不是我取的你们的性命，你们转世报仇一定要找射死你们那人。”

晏恣胡乱念了几句超度经，找了石块和树枝，架起了一个烤架，从道观的厨房里顺了一些黄酒和调料，折腾一番后烤起“叫花鸟”来。

过了片刻，一股香气从泥块的裂缝中透了出来，晏恣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心痒难耐地哼起自编的小曲来。

“你个小冤家……莫东躲西藏……且来让我尝尝你的好味道……”

身后传来了重重的咳嗽声，晏恣一听便喊道：“老冯，肚子里的馋虫爬出来了？就知道这味能把你勾出来，别急……”

她边说边转过身来一瞧，顿时怔住了，只见不远处一名年轻男子站在桃林旁，看上去二十来岁，一袭白衣，身姿挺拔，眉目清隽，整个人好似一把上古名剑，骄矜贵气却又锋芒毕露。

他犀利的目光直直扫过木架上的两团泥巴，最后落在了晏恣脸上。

“你是谁，怎么会在三生观的后山？”那人缓缓地问，声音清冷动听。

晏恣又惊又喜，真是没想到，这三生观里居然有这么一个青年才俊。洛镇上千口人，除了辛子洛勉强能和眼前这名男子比个高下，其余的人只怕骑着八匹马都赶不上。

她素来喜爱交友，便朝着那人走了几步，热忱地笑道：“我姓晏名恣，是观里冯道长的忘年交，不知道这位大哥如何称呼？相识即有缘，不如坐下来一起尝尝我的手艺。”

那人眉头一皱，不着痕迹地朝旁边让了一步，淡淡地说：“不必。在下姓霍，只是想请问一下，不知道小哥有没有看到我的两只鸟？我刚才听到它们的叫声，应该在这附近。”

晏恣心里咯噔一声，旋即乐呵呵地说：“两只鸟倒是没看见，不过刚才那边林子里扑棱棱地一阵晃，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两只鸟被雌鸟勾走了。”

说着，她顺手往外指向了另一座距此百米远的山丘。

那人点了点头，疾步朝前走去，口中不时发出尖锐的呼哨声，想必是在呼唤他的鸟。

晏恣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一片绿色中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怜，这么大的一座山头，去哪里找那两只鸟啊！”

等了片刻，估摸着那人走远了，晏恣飞快地取下那两个泥团，那泥团被火烤得滚烫，她狼狈地左右腾手，烫得呼呼直喘气，好不容易用衣服下摆包了其中一个。她对着另一个轻轻一拍，泥团啪的一声裂开了，香气四溢，白嫩嫩的鸟肉露了出来，馋得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

晏恣四下一看，蹿到了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，一口咬了下去。这肉香滑可口，韧劲十足，比起以前打的那些野鸟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这是什么鸟……肉多又有嚼劲……真是好吃……”晏恣抓着一只鸟腿吃得满嘴流油，喃喃自语着。

“知道这鸟要多少银子吗？五十两银子一只，你说好不好吃？”

一道阴森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。

晏恣嗤笑了一声：“五十两银子？你骗谁啊，两只鸟都能买一间屋子……”

声音戛然而止，她迅速一抹嘴，跳开一丈远，回头警惕地看着前方，只见刚才那男子去而复返，面沉似水，那清俊的双眸中跳动着怒火。

晏恣陪着笑说：“你……开玩笑的吧？谁家的鸟这么贵？”

“它俩是从上百种鸽种中遴选而来，历经数年训练，一千只鸽子中到最后只有一只可以出师，千金易得，一鸽难求，你……居然烤了两只！”那人从齿缝中挤出几句话来。

“怪不得这么好吃……”晏恣脱口而出，旋即捂住了嘴，陪着笑脸，

“真不是我杀的，它们早就被射死了，我只是顺手捡了而已……”

她一边解释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朝着道观挪动脚步，心里暗暗叫苦：看来今天捅了马蜂窝了。这名男子看起来俊美，可脸一沉下来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射死的？谁射的？”那名男子瞳孔骤然一缩，厉声喝道，“你别走！”

晏恣哪里会听他的，她早就打定主意溜之大吉，眼看着离此人已经有一丈之遥，便脚尖一点，往道观蹿去。

她自小在市井中长大，最擅长的就是“打得过打，打不过逃”的游击战术，脚底抹油的水平一等一的好。只是这次她失算了，还没跑出几丈远，她顿觉肩头一痛，骨头好像要裂开似的，身子被一股大力往后带去。

晏恣不假思索，不逃反进，顺手一扯下摆，拽下那个还没来得及弄开的泥团，往那人怀里一送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哥别生气，这是你的另一只鸽子，不能送信了就替你填填肚子吧，物尽其用。”

那人又惊又怒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接，晏恣冲着他踢了一脚，趁势往后发足狂奔起来。

堪堪跑进道观后门，晏恣便大叫起来：“救命！老冯你死哪里去了！快过来！我给你留的一只烤鸟被别人抢走了！”

她慌不择路，东弯西拐，耳听着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头撞进了一个人怀里。

“谁这么大胆，敢抢我的吃食！”有人气哼哼地道。

晏恣长舒一口气，飞快地躲到那人身后，指着追在身后的人道：“老冯，就是他，凶巴巴的，非说那两只野鸟是他的。”

老冯正是冯道长，一身道袍，须发半白，脸形略长，一双小眼睛眯起来都成一道缝了。别看他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实则却是个不受拘束的主，和晏恣倒是趣味相投，一来二去就成了忘年交。

不过一看到那个姓霍的，冯道长立刻敛了怒容，笑着施礼道：“小恣你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小哥姓霍名言祁，是观主今日的贵客。霍小哥，让你见笑了，小恣向来顽皮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还望海涵。”

霍言祁眉头轻皱，傲然受了一礼，正色道：“道长客气了，只是我有要紧的事问她，还请道长见谅。”

晏恣从冯道长身后探出头来：“你这人真是太小气了，我不就是捡了两只鸟吃吗？非说是你的，你倒是叫一声看，它们会答应你吗？会答应就是你的！我赔你银子就是！”

霍言祁气乐了：“好，你还狡辩，我这黑闪和别的信鸽不同，毛色乌

黑，唯头顶有一撮白，左右这毛还在……”

晏恣暗道不妙，立刻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还算不算是男人？仗着自己力气大手脚长欺负人，我的肩膀都快被你抓裂了，且不说这鸟不是我射的，就算这鸟是我射的，难道你还要杀了我这畜生报仇雪恨？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！”

旁边有些小道士慢慢围拢过来，看向霍言祁的目光都带着几分谴责和鄙夷。

霍言祁恨得牙痒痒，这个小贼牙尖嘴利的，居然还倒打一耙：“难道你不是男人？有本事就出来说话，躲在别人后面当缩头乌龟不成？”

旁边的小道士们哄笑起来。

霍言祁不明所以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眼神冷冷地朝着小道士们扫了过去，表情肃然，那些小道士的笑声顿时卡在喉中，没了声息。

晏恣暗自啐了一口，都是些没出息的，被人一吓就蔫了。

还没等她想出什么脱身的妙招来，廊檐下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，一群人说笑着朝他们缓步行来。

有人忽然掩住嘴惊呼了一声：“少爷，就是他！方才他在路上调戏小姐了！”

霍言祁脸色一变，原来这小子不止是个刁滑的小人，还是个淫贼！他正要上前，那冯道长宣了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凛然道：“霍小哥，老道这可不得不说句公道话，小恣虽然调皮跳脱，要调戏霍家小姐却是不能的，她可是个实打实的姑娘家，不是男人。”

霍言祁顿时愣住了，那个婢女惊呼一声，讷讷地道：“什么……他……她是个女的？这……这哪有半分女子的模样……”

霍家小姐瞪了婢女一眼：“就你嘴快，还不赶紧向人家赔个不是。”

霍言祁轻咳了两声，冷肃的神情终于稍稍缓和，冲着冯道长拱手道：“请恕在下眼拙，实在是她……她所为不像女子，不过在下的确有要事相询……”

他再往冯道长身后看去，哪里还有晏恣的影子！

晏恣趁着他们说话，又借着人多和小道士们的掩护，一路抄小道溜出了观门，急急下山。

她自觉倒霉，下了山便到市集上吃了一大碗猪脚面，正想回家好好地泡个澡去去晦气，便瞧见一个小道士在她家门口鬼鬼祟祟的。一见到她，小道士做贼一样蹿了上来：“小恣，冯师父让我来告诉你，那个人有点来头，让你这两天小心点，去外头避一避。”

这可真是惹上煞星了。

晏恣万万没想到，吃个烤鸟还能吃出一场祸事来，这要真是较真起来，那个霍言祁一定会不要脸地让她赔一百两银子，她娘非剥了她的皮不可，她还

是避开太平。

她回转身入了市集，七拐八绕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家杂货铺前。还没等她开嗓子，就有个年轻人从店铺里快步走了出来。他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，不过足足比晏恣高出一头半，高大威武，脸部轮廓深邃，一双眸子尤为引人注目，比寻常人的浅了许多，带着几分棕色。

“我老远就看到你了，小恣，这次我从北边替你带了一张狐狸皮，让你娘替你做件皮袄，冬天你就不会怕冷了。”那年轻人高兴地说。

晏恣摆了摆手：“我穿那毛茸茸的就浑身不舒坦，倒是你出去了这么多日子，晒成个黑炭了。”

其实那年轻人肤色呈蜜色，看起来十分健硕，不过这十里八乡相熟的都知道，晏家的这位小姑娘对白面书生有特殊的好感，说起话来都能规矩几分。

年轻人摸了摸脸，尴尬地说：“花不了几天就会白回来的。”

旁边有人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白嫩嫩的做什么？少爷你这样才有男子气概。”

晏恣吐了吐舌头，立刻正色道：“是是是，子洛你可千万别听我的。辛叔说得对，你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是要做当世豪杰的。”

那年轻人正是小辛哥辛子洛。辛子洛两年前才到洛镇，中秋灯会的时候，被一个小贼挑中了做肥羊下手，幸好晏恣就在一旁，顺手把手里吃了一半的糖葫芦扔过去糊了小贼一脸，又一起追出一里地揪着小贼去见了官。

辛子洛感激万分，当场就请晏恣在镇里最好的酒楼大吃了一顿。他身在异乡，碰到一个古道热肠、古灵精怪的同龄人，亲近之感顿起，一来二去，两人成了好友。

辛子洛是从北边过来的，倒卖一些皮草和药材，身旁有几个家仆在帮衬，辛叔就是其中一个。

瞧着辛子洛的气度和日常用度，晏恣揣测着他应该是北边大户人家到各地历练的少爷。自打在洛镇落了脚之后，辛子洛也时常外出跑商，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个月，骨子里都透着点神秘。不过，辛子洛不说，她也就不问，朋友贵相知，何必问出处。

唯一不太舒爽的是，辛叔看向她的眼神总是很僵硬，尤其是辛子洛不在的时候，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。晏恣也纳闷了，她自小特别有长辈缘，一些年长的婆婆、大叔都很喜欢她，怎么到了辛叔这里就行不通了？

辛子洛瞥了辛叔一眼，辛叔板着脸不吭声了。

晏恣暗道扫兴，来聊天又碰到这么一个霉星，她不想自讨没趣，随意聊了几句便识趣地告辞了。出了门还没等她走出多远，身后传来一声呼唤：“晏

姑娘请留步。”

晏恣回头一看，只见辛叔大步朝她走了过来。

她有些意外，忍不住挑了挑眉：“是子洛叫我有事吗？”

辛叔摇摇头，沉默地看着她，好半晌才说：“晏姑娘，你和我家少爷还是不要太过于亲密的好。”

晏恣气乐了：“子洛是你家少爷？我怎么听着你反倒像他的老爷子？”

辛叔脸色一变，僵硬地道：“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是伺候少爷的，自然要为他着想，少爷在应州也算是有身份的，我怕他耽误了晏姑娘，也耽误了自己。”

晏恣嗤笑一声：“耽不耽误，你说了不算。子洛是我的好友，除非他自己要和我割袍断义，不然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的吧！”

说罢，她傲然一仰下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平白无故惹了一堆闲气，晏恣气得都快浑身冒烟了，一路琢磨着自己到底是犯了什么太岁。

前面围了一群人，她见有热闹可看，立刻把刚才的倒霉事抛到九霄云外，乐颠颠地扒开人群朝里看去。

这不看还好，一看晏恣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气不打一处来：卖烧饼的于叔和于婶正坐在地上抹泪，烧饼炉和摊子被砸得稀巴烂。

大梁自梁元帝一统天下后，以前朝覆灭为鉴，身体力行，查治贪官污吏，致力于民生，在他的铁腕手段下，整个朝政算得上清明。

天下百姓经历了前朝的腐败和异族的铁蹄，对现在的太平日子分外珍惜，尤其是京畿地区，百姓温饱有余，民风向来不错，这样寻衅滋事的事情并不多见。

“谁把你们弄成这样的？”晏恣一个箭步蹿上去，把于婶扶了起来。

于婶拽着晏恣抹起泪来：“小恣，你早上算得可真灵，都怪我没听你的话。”

“你和人吵嘴了？”晏恣有点奇怪，她早上……其实就是随口一说，这对夫妻是出了名的老实人，这么几年都没见他们和人红过脸，“吵就吵了，也不能把你们的摊子砸了啊，太蛮横无理了。”

“我们哪里敢和那些人吵嘴啊！”于婶看着满地的狼藉，悲从中来，“他们要吃甜豆花，我就回了一句‘豆花都是咸的，怎么可能是甜的’，那几个人就恼了，一刀就把桌子劈成了两半……”

“这样蛮横无理还有没有王法了！他们什么模样？往哪里走了？”晏恣恼火地问。

于婶抓住她的手连连摇头：“算了算了，破财消灾，那伙人穿得很奇怪，个个人高马大的，看起来一脸凶相，咱们惹不起。”

“应该是异族人，打北边过来的吧。”

“北边的异族？难道是铁勒人？”

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，铁勒的铁骑曾经踏破过前朝京城的城墙，这个地方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对此心有余悸。

晏恣安慰了于婶几句，随后挤出人群，找旁边的几个摊主问了问，便朝东去了。

洛镇的县衙就在东边，据说是镇中风水最好的位置，四周除了景福楼等高档的商户，还有一些当地富户的宅院。

晏恣走了没多久，就看见几匹马被拴在县衙的驿馆外，有两个人站在门口，身材比洛镇的普通男子要高出一头，穿着一身斜襟锦缎长袍，腰上系着腰带，腰带的右侧无一例外系着一把匕首，他们眉目粗犷，一看就是异族人。

“卖力点，这些马一匹抵得上你们的十匹。”其中一个人冲着门口刷马的小厮喝令着。

那小厮晏恣认识，小名叫小狗子，他低头唯唯诺诺地应着，显然很是害怕。

天色渐暗，炊烟四起。

晏恣托人给家里送了个口信，便一直蹲在驿馆不远处。饭点快过的时候，刚才刷马的小狗子跑了出来，把一块东西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两脚，又啐了几口唾沫，显然是气得不轻。

晏恣上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小狗子浑身一哆嗦，转过身来一见是她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：“是你啊，吓死我了。”

“那几个人……不好伺候？”晏恣笑着问。

“别提了。”小狗子沮丧地说，“我都被他们踹了好几脚了，明天只怕路都不会走了。”

“朝他们的饭菜里吐口水了没？”晏恣坏心眼地建议。

小狗子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不敢吐，就舔了几口。”

“我闲着无聊，不如你回家歇着，我来替你的活？”晏恣提议道。

小狗子连连摆手：“你可别乱来。驿长说了，要小心伺候这几个人。”

“谁有空去乱来。晚上我没地方睡，手头也紧，来赚两个零花，给我十个铜板当是替你挨打的，我们俩个子差不多，黑灯瞎火的，他们又分不清是谁。”晏恣神气地说。

晏恣换上了一身小厮服，在小狗子的千叮万嘱之下，踏入了驿馆。

那伙异族人一共六个，占了驿馆里最好的四间房，另外几个借宿的驿差都被轰到边角的房间里了。

此时那六个人正在中间那间房中一起用膳，屋中不时传出大笑声。晏恣听了好半天才明白，他们这次出来是来拜见大梁的皇帝，顺带找个失踪了很久的人，整个使团还要六七天才能到，他们则是先来探路的。

门开了，有个人探出头来，冲着她挥手：“去，再拿两坛酒来。”

“包图鲁，我们是要办正事的，别喝多了。”有人在里面叫道。

“那日松俟斤，汉人的酒淡得很，喝再多也醉不了。”包图鲁回道，不过他还是改口了，“那就先取一坛来。”

晏恣应了一声，不一会儿便取来一坛酒，随即垂手站在旁边，不着痕迹地打量着这些人。

这六人肤色黝黑，喝起酒来简直像饮水一样，言谈中对大梁诸多鄙夷——要不是捡了他们的便宜，大梁的皇帝只怕还是前朝一个小官，怎么可能坐上这九五之尊的位置？

梁元帝燕伯弘年轻时的确是前朝的一名禁军都尉，当时前朝腐败，民不聊生，烽烟四起，而雄踞于西北的鞑勒野心勃勃，趁此机会从北方长驱直入。

北方守军毫无抵抗之力，被鞑勒一直打到了京城下，各地勤王的军队或是坐山观虎斗，或是心有余力不足，眼睁睁地看着京城覆灭。

燕伯弘便是在那时纠集了禁军的余部开始反击，他骁勇善战，兵法娴熟，数次利用鞑勒盲目骄傲的弱点以少胜多，渐渐壮大了势力，最终把鞑勒军赶出了京畿地区。

此后各地为了皇位陷入混战，燕伯弘用了近五年时间一统天下，最后黄袍加身，登上了帝位。

这些陈年旧事倒是有点新鲜，晏恣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殷勤地倒酒，到后来，这六人酒酣耳热，有的趴在桌上，有的倒在地上，各自呼呼大睡起来。

晏恣等了片刻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那个领头的那日松身边，刚想伸手去推，却见他一下子睁开眼来，厉声喝道：“谁！”

晏恣吓了一跳，立刻垂首赔笑，捏着嗓子道：“大人，我扶您去床上睡，给您洗把脸醒醒酒。”

那日松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，满身的杀气顿时消散。他招了招手，晏恣立刻扶住了他的胳膊，刚想把他架起来，哪知道肩上一阵大力袭来，晏恣腿一软，立刻趴在地上来了个狗啃屎。

那日松哈哈大笑，抬脚踹了她一下：“快起来，太没用了，这才三分力你就受不了了。”

晏恣揉了揉下巴站起来，齙着牙道：“大人……是英雄好汉……小人可比不上……”

那日松踉踉跄跄地走到床边躺下，轻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今天伺候得还不错，这个……赏你了……”

说着，他扔过来一个银锞子。

“多谢大人，大人您等着，我给您洗把脸。”晏恣接了过来，垂首应着，嘴角勾起，露出一抹贼笑。

天色大亮，驿馆里渐渐热闹起来。

晏恣伸着懒腰从驿馆的小杂房里走出来，瞧了一眼轱勒人的屋子，那几个人都还在睡，没有声息。

她捶了捶肩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出驿馆，找了个相熟的，让他把银锞子给于叔、于婶带过去。

小狗子回来了，胆战心惊地在驿馆里转了一圈，这才走出来掏出十个铜板塞给晏恣，埋怨道：“我一晚上没睡好，我皮糙肉厚，被打几下也就算了，你要是被他们欺负了可怎么办？”

晏恣笑着接过铜板，往上一抛，铜板在半空绕了个圈，丁零当啷地重新落回她的手心。

“笑话，我不去欺负人就不错了，还轮得到别人欺负我？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就听见驿馆里咣啷一声响，几声怒吼传来。

小狗子吓得脸都白了，哆哆嗦嗦地趴在驿馆的门上往里瞧。

晏恣顺势跳上了街对面一面半人高的断墙，笑着说：“哟，大清早的，谁这么大的火气？”

驿馆里一阵骚动，哭闹声和打骂声传来，有人从里面逃了出来，几个轱勒人在后面追，为首那个正是包图鲁，只见他的脸上简略地勾勒了几笔，一只神形俱备的王八跃然脸上，腮旁还印了一朵粉红的桃花，配着他愤怒的脸，看起来分外滑稽。

外面看热闹的人全哄笑了起来。

“不许笑！”包图鲁猛擦了一把脸，恶狠狠地指着他们叫道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笑声不减反而越来越大。

包图鲁愤然地一脚踹在门口挂着驿馆招牌的旗架上，木架居然被踹歪了，摇摇晃晃地朝下倒去。

驿馆前围观的人发出一阵惊呼，四散奔逃，一个逃得慢的被木架结结实实地砸了脚跟，跌倒在地。